

酒池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5050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50500>.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朝歌风云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殷寿/殷郊 , all殷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殷寿 , 姜王后 , 崇应彪 , 鄂顺 , 苏全孝
Additional Tags:	all郊 - Freeform , 发胶 , 寿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7 of 如此肉体，杀之可惜
Stats:	Published: 2023-09-04 Completed: 2023-10-04 Words: 8,839 Chapters: 2/2

酒池

by [HeartlessWoo](#)

Summary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All殷郊 | [姬发/殷郊](#) [殷寿/殷郊](#)

年长者的野心正在膨胀，年轻人们厮混着释放他们的欲望。
姬发和殷郊的过去，以及殷郊的复活。

by 無心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上：军中往事

毯子掀动那刻姬发就立即醒了，浑身肌肉绷紧警戒，手悄然探向枕边的剑柄，直到那熟悉的温度钻进来，气息扩散，顺着他的脚往上爬，贴合他的双腿，肚腹，胸膛，终于从被子里钻出来。姬发睁开眼就看到殷郊撑在他身上冲他笑，于是他也忍不住笑了，手松开剑柄，抬起胳膊，揽抱着殷郊在床上滚了一圈，把殷郊压在身下。他们挨靠喘息，静默中浓厚的气息奔涌翻搅，身体松弛却开始发热，昏暗里黝黑的双眼看进彼此，无声的欲望相互流动。殷郊抓着姬发的脖子狠狠把唇撞上去，口中交缠，唇舌混杂，牙齿几乎是撕咬彼此的血肉，血腥味蔓延，好似品尝彼此的血，火热让他们焦渴，只有对方的身体可以解渴。他们迫不及待地互相撕扯对方仅存的衣物，急切地想要让更多的肌肤贴紧在一起，直到他们年轻的健康的身体终于毫无保留地紧密贴合，麦色的肌肤相靠，在烛光之下格外熟稔；肌肉筋骨，血脉喷张，像太阳在他们身上融化，降作片片大雨浇淋于身，融流体内。

殷郊趴下去把姬发含在口中，舌尖勾勒，齿间碾磨。姬发倒抽着气后仰，伸手抚上殷郊的发，随他的动作起伏，另一只手探进殷郊的屁股，手指插在他的入口开扩紧致。殷郊把他手指夹紧，含着阴茎含混不清地吞咽，喉咙里深深地顶进催促。姬发安抚他圆润挺翘的臀，耐心缓慢地抽插在那圆滑紧致的肠肉里。直到殷郊终于忍耐不住，焦躁不耐地爬起身草草开扩就打开身体抓着姬发的勃起塞进去，筋骨肌肉紧紧咬合，殷郊收缩夹紧了那一处火热，腹内灼烧，终于感到饱足。他骑在姬发的身体上肆意地摆动，像骑一匹烈马，他丰满的臀上下起伏吞吐，肌肉收紧又放松，肌肤光滑，勾勒出漂亮的线条。姬发抚摸着那圆润的臀峰，粗喘着享受殷郊的夹弄。他们时常比赛骑术，有时他赢，有时殷郊赢。但在这里，这里殷郊是永远的胜者。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怎么驾驭这一匹烈马，胯下的野兽，他是天生的骑手，他永远知道怎么夹紧，怎么放松，怎么吞吐，怎样摇摆自己的腰肢让身下的走兽无法摆脱他，而只能顺从他的心意，在他的身体里制造阵阵美妙的浪潮，他甚至不需要抓紧自己的缰绳，就可以痛快得到达高潮，让姬发缴械投降。

殷郊晃摆得发髻歪散，黑发披垂如瀑，倒伏身体如清泉悬流，涌进姬发的唇，柔软的安慰，相互喂叹吐息。他双手挂在姬发的肩上依偎，身体随着一阵一阵地挺动，难耐欲火与疼痛，不得消解，不得安宁，窝在姬发的肩颈喘息。姬发侧过头撩开乱发，抚他脸侧亲吻他尚未愈合的鞭痕，冷腥的血味在口中轻轻消散，舌头细细描摹那凹凸不平粗糙弯扭之形。舔得伤口发烫，烫得殷郊浑身发热，胀痛着让殷郊的身体更加难以自制地挨蹭擦刮着绞紧姬发，闷哼着让那火热把自己的身体填得更满更深更加饱足。姬发是温和的火，温暖地烘烤他在雪地里冻僵的心，暖热他僵冷的身体，让他重新活过来，血液重新开始流动，心脏再次开始跳跃，肺叶吐出寒气，开始呼吸……

他本心念着父亲的伤走到父亲的营帐前，父亲却不肯见他。

脸颊的鞭伤震震疼痛，难道父亲还在为战场上他未战先怯生气吗？他硬想要闯进去，父亲却怒吼着训斥让他离开。他们明明都已经赢了，踏破冀州，杀死苏护，难道战事的胜利还不足以消除父亲的火气吗？他只是忧心父亲的伤，想要见见父亲，可为什么父亲不肯见他？

为什么！殷郊心里酸酸胀胀，委屈难平，越发沉迷进这温柔的疼痛里。他把姬发吞入腹内，紧致为火热燎蔓，像一柄最钝的刀，迟缓地搅动捅进他的身体，捅烂他的软肉，欲火灼伤，烈火焦煎，终于融化他内里的坚冰让他重新柔软。殷郊的身体有如岩浆迸发，浓稠火热，浇淋滴淌，把姬发烹烧得失神。他扶着殷郊浑圆的臀瓣，感受到他紧绷用力的肌肉如岩石坚硬，殷郊像一座火山插在他身上，把他压在身下，让他一动也不能动。山川耸移，大地伏托，蒸腾热气让他们口中干渴，气浪翻滚，甚嚣尘上，他却甘之若饴，沉迷不醒。大地震荡，地脉涌动，他们年轻血肉里积攒下来的所有的热血，兴奋，伤痛一并释放，如火山喷发，白光四射，火星四溅。殷郊在浓烈的快感之中脱力趴倒，姬发接住他把他抱在怀里，然后翻转过身，这一次，轮到姬发骑他了。姬发在殷郊身后鞭答驰骋，肆意地在他身体里奔腾，迅猛激烈，他们的肉体猛烈相撞，声音厚重地充斥在营帐里。

父亲在干什么？

殷郊一阵失神，他不由得抵在姬发肩头要求着更多更多把他填满，填进他的身体，把那些

破洞空白，恨不得搅烂他的头脑，绞碎他所有的想象，还有的精神。把他掏空，把他挤占，让他再也不能思考，再也不用渴望。破坏他的痕迹，破坏他的牢笼，他的枷锁。他越想念他的父亲，他就把姬发抱得越紧，想要把他嵌进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填满替代，让他再也不用忍受着无边无际的焦渴空虚，等待在冷酷的夜色之中。殷郊寻找一处温热滚烫的巢穴，遍寻不至的父亲的去处，父亲，父亲在哪里？而姬发会永远敞开大门迎接他，姬发是多么的温暖，融化他一身的风雪，让他在寒夜之中还能寻到一处暖穴，让冰冷的野兽安歇。姬发从不问他，姬发只是满足他，无论他要什么，他都给他。寒冰融化，泪滴含在眼眶之内，顺着闭合的双眼静悄悄沁淌。连梦者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流泪，心脏温热的血流涌动，四肢百骸都暖和起来，重回血色。殷郊懒懒地依偎进姬发的怀抱，他们在寒冷的夜里一刻不停地相拥。

姬发喜欢看着殷郊操他，把他强壮有力的双腿架在自己腰上，像夹紧马肚一样催促。他抵着殷郊的额头，看进他的眼睛，把自己一次又一次深深送进那深邃的未知的黑暗的所在，送进他敞开的软烂的吮吸包裹他的湿润温暖的柔软的内里。坚硬的石头，剥开柔软的心，让他进入，姬发如温泉顺延殷郊的身体脉络流淌，温和婉转地流经他的腹内，五脏六腑，顺着血液脉络流进他的心，让他僵冷的心脏暖融融的，身体慵懒，昏昏欲睡。这是最安全最温暖的巢穴，他可以安心睡下之地。每每殷郊和他的父亲闹了脾气，就会闯进姬发的营帐不肯离开。在那日日夜夜的相偎里，他们逐渐熟悉彼此。第一次感受到情欲，他们手忙脚乱慌张地互相抚摸，红着脸无法直视对方。他们在彼此的身体上寻摸着长大的路，殷郊那被父亲采撷果实的伤姬发给他抚慰，那些断裂枝桠细刺；父亲遗留的痕迹被姬发破坏，那些被凿出的参差不齐坎坷错乱是姬发的水流帮他磨损让它们不再那么锋利，不至于从内里刺伤他自己，那些尖锐的拆口，骨渣裂痕。殷郊被剑刺伤过，冰冷锋利残存于伤口中，被血肉捂热……

殷郊躺倒身体在姬发身下柔顺地承接，伸直脖子感受一次比一次更深，一次比一次深入的开凿，捅进他的腹内，要一捅到底，把他从屁股开始完全凿开一条通畅的道路。殷郊被捅得说不出话，只能后仰着头大口大口喘息，那被挤占的空间里的气息，那被打磨柔滑的棱角，姬发就吻下去，度予他呼吸。

殷郊喜欢趴在床上让姬发从后面进来，双腿交合，腹背相贴，他们都懒懒地，松弛着，身体更加靠近，没有缝隙，进得更深。臀部的起伏贴着胯的曲线，脊柱的弧度相互契合，胳膊叠着胳膊，肩擦着肩，指间交错，殷郊扭着头和姬发唇齿相依。毫无阻碍，直接地完全地占据他的身体，潜入他的内里，像一条游蛇游转钻入。强壮的滚烫的身体压下来，火热燎烧，像天上的羽翼盖落满身，栩栩振翅，飘飘忽忽。

他们迫切地接吻，交换体液和呼吸，要在对方熟悉的味道里得到安慰，在对方的接纳中得到释放。他们在被子之下翻滚，把营帐里弄得乱七八糟的，交合的体液把床弄得湿漉漉的，再多的汗都不足以浇熄他们的烈火，再多的爱都不足以让他们结束。他们可以一直做到天明！哪怕殷郊开始感到疼痛都不肯停下来，直到精疲力竭再相拥睡去，身体仍连接着不肯分开。亲吻黏糊地粘到对方脸上，鼻尖相蹭，两颗年轻有力的心脏彼此贴近，相互回应着咚咚的心跳声间，命运的鼓点早已暗暗鼓噪，隆隆响起，就隐藏在他们的战鼓声中，冲杀呐喊；命运的钟声催促湍急，湮灭于他们战鼓撞撞，马蹄阵阵；他们却充耳不闻……

不知胡混到了何时，殷郊脑海里混沌沌，迷迷糊糊，朦朦胧胧迷梦之间，断断续续萦绕所思，父亲……父亲在做什么……执着滴坠，化作梦境深沉……

夜深了，营帐之外喧嚣淡却，激狂的兽们都逐渐安歇，四处皆是袒胸露乳相互交缠连绵起伏之肉体。

空荡荡的营帐之内，烛火不知何时熄灭了，营帐里一片黑暗。天光尚未降临，连营帐外也是漆黑一片。黑夜静默得深沉，好似没有一个活物的声息。

殷郊沉在黑暗里，身体越来越冷，周遭越来越黑……姬发？

姬发不在这里，没有姬发温暖的怀抱，凉意沁身。

不知不觉间，他在哪里？

好似于空中飘浮，黑暗之中飘忽，无边无际，无依无靠。

身体似有轻盈，脱离了疲惫，疼痛……脖颈发热，脊背也在发痒，有什么正要破土而出。却有粗硬的锁链根根缠缚而来，沉沉把他往下拽落，坠入无底深渊，无尽黑暗，寒冷侵

袭，刺骨作寒。

殷郊想挣扎，浮空之中无处用力，触手可及不过虚空漫边。

黑暗虚影，影影绰绰，虚虚实实，深深浅浅……

脑袋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疼痛席卷，记忆破碎纷纷扰扰……

父亲的虎皮上那巨大的王……姬发床榻上温暖的被……宗庙里祖先的排位林立，却燃起滔天的大火，谁在狂笑，谁的影子在飞舞，大红袍翻卷如火焰缭绕……他看到封神榜坠落，伸手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他像被悬挂在树上脑袋混沌发疼，回过头看到姬发和他在追逐，可姬发怎么眼中带泪，表情那么难看？

他想要甩动脑袋把一切都甩出去……

别动！

清脆的声音，熟悉地激起他身体的厌恨怒火。

是谁？

是谁！

他喉咙里冲涌却发不出声。

他想睁开眼睛，却沉在黑暗里。

他想伸手，却无法动弹。

脖颈如火烧，浑身却冰凉。

黑暗里红色燃烧，割裂大地，巨缝之下熔岩翻滚，好似坠入炼狱。殷郊在大地之上狂奔，却不知奔向何方。黑暗在他眼前奔腾，张牙舞爪，庞大黑影在他身后追逐。

天昏地暗，山川暗色，战鼓擂擂，轰隆隆，万马奔腾，金戈铁斧，踏破山河……

呼号声一涌而来，神鬼纠缠，大地之上一片惨状，断肢残骸，尸横遍野……

数不清的尸体层层堆垒一座尸山，尸骨高高架起搭建朝天的祭台。他看见生者和死者的肉体交错堆叠，他们紧紧地抓住彼此，一个抓紧一个，头挨着头，脖子勾着脑袋，手抓着胳膊，胳膊缠住腿，身躯交绕，绞缠一团如火堆，熊熊烈焰，直达天际。他们口目圆张被彼此困住燃烧，无法摆脱；在浓烈的欲望情感之中相互控制，无以脱身。

那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在天地之间飞舞，神鬼虚影都重新盘旋回绕，漫天嘶号哀恸冲进他的耳朵，声音不息，振振涌入，在他脑中盘旋回荡，快要把他撑破了！

目之所及皆是黑暗，耳之所及都是回响。

他在哪里？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声音？

快停下！

但那燃烧的火堆里怎么有熟悉的脸？

母亲？

母亲！

他看见母亲在庭院中抚琴，琴声悠扬清丽。他却总学学不会，只能弹出铮铮铛鸣，如金戈铁击。

那纤长白皙的手指染血，母亲抬起头，娴静温婉的脸上空洞地笑，脖子上源源不断地涌出鲜血。

她转过身，像火堆走去。

母亲！母亲！

你要去哪里？

殷郊拔足而追，他看到越来越多熟悉的脸。叔祖敞开胸膛须发尽染血色，火光映照；鄂顺脖子咧开狰狞血口，僵冷地走在路上；苏全孝喉咙穿透了却脸上带笑……他看到他们曾言笑晏晏聚拢在他身边，现在他们都向着火堆行去。

大火漫天，舐吞黑夜，他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走到火里。

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在哪里？

母亲！

他胸中气盛，却口不能言，呼唤之声无法发出。

殷郊奔向那高高架起的火堆，踩在大地裂缝，熔岩翻滚之间，火焰将黑暗照亮。脚下趑趄，磕磕绊绊，他低头看见崇应彪抓着他的脚不放，一只箭插在他的左眼，另一只眼睛直愣愣地望着他，狞笑着要把他拽入烈焰之中。他这才看到脚下尸骨蔓延，恶鬼遍地，蜿蜒直至那火堆之下，一个一个爬身而来，抓住他的脚，扒拉他的身体，把他往地下拖拽。冰冷蹿上脊背，寒意刻骨，被黑色的尸骨淹没，殷郊又变得渺小。修罗恶鬼，层叠围绕；鬼怪幽魂，缠身撕扯，抓噬啃挠；他浑身上下如遭蚁噬，无处不被啃咬，无处不痛，被拆碎分吃，不留一点。那啃噬他的魂灵里，全是他熟悉的脸，死去的脸。

死去？

祂们死了？

祂们都死了……

他……他也……

黑暗正在侵蚀，殷郊无法漂浮，也无法呼吸。

脑中疼痛，记忆鼓胀，有什么呼之欲出，红彤彤的，就要爆裂出来！

父亲……父亲！父亲在哪里！

他如梦呼唤，寻求那拯救他的英雄。

像溺水的孩子寻找浮木，父亲！

火堆之上，红焰破开，有谁站在火尖顶端，遍身金光，为火焰缭绕。

他挥舞巨斧，金光闪烁，魑魅魍魉尽皆斩落！

父亲！

脖子越来越烫，好似火焰绳索正勒紧他的颈项，绞紧他的喉咙。

斧刃挥动，金光斩落。

颈首分离。

殷郊猛地睁眼！

父亲！

下：玩偶

Chapter Summary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妲己All | All殷郊 殷寿/殷郊
尸体描写，猎奇描写，非自愿描写。

by無心

有人垒作祭品，有人落入烈狱。
祂们都死了。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别动！

殷郊睁开眼，妲己的脸映入眼帘，晃晃清晰。
美艳动人，毒若蛇蝎。
恨意先于记忆回笼，怒火重燃。

"狐妖！"

身体想冲过去，却身不由己，身陷囹圄。
沉铁相击，他才发现自己被锁拿双手，浑身浸泡在黑色的水液里。

"都叫你别动了"，妲己状似惊慌地往后撤了撤，复又笑意绽露，倾身向着池中的殷郊，"好不容易缝上的头，又掉了可怎么办？"她撑着脑袋惬意地斜靠在池边，得意而欢欣地欣赏着殷郊的狼狈不堪。沉重的锁链缠绕巨石，捆束殷郊的双臂紧紧拉扯，把他死死禁锢于方寸之间，动弹不能，挣动不得；黑色的地岩层层如波，鹿台下开凿的温泉汤池，飘飘慢慢，烟气袅袅，柱立四方，阶梯隙间黯黯天光，阴云密布；池塘水榭，莲花萎败。曾经暖热温汤，水柔珠滑，而今盛满一池难闻药液，殷郊浸身其中，衣衫大敞，黑发凌乱，水珠点缀他苍白僵冷的肌肤，顺延他利落的肌理线条向上，棱角分明的锁骨，挺直的脖颈中央，横亘一道密密的缝线，透出血肉的红色。

头？

殷郊脑中昏昏沉沉，他忍不住摇头扭动脖子，晃动间丝线拉扯，皮肉迸裂又被牢牢卡合，肌肤粘连，浑身上下冰冷僵直。记忆如洪流，奔涌入脑……他最后看见崇应彪那得意忘形凶狠猖狂的脸和落下的剑锋冷光四射……一瞬间的疼痛，冰冻如刺，重重扎入他的脑海……他滚落在高高的刑台上，迎着刑台之上昏暗的天空，乌云翻滚，而后一片黑暗……好似冰棱在他脑袋里狠狠搅动，他听见姬发的声音……父亲……殷寿！

咚！

殷寿！

咚！

隆隆之声，震震钝痛，头脑中阵阵作响，轰轰铮鸣，如有重锤铁钉，一下一下击打在他颅骨之内！一锤一锤，凿得越深，钉得愈紧，把他钉死在这岩石之上！

他死了！

他明明已经死了！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恨恨抬头想要质问姐己，却忽而瞥见池边还站着四个熟悉的身影。支离破碎，伤疤累累。

"我们长得像吗？"姐己正环抱着那其中最高的，斜歪头靠着他肩膀好奇地问殷郊。"瞧啊，我的‘弟弟’？"他们相近的脸贴在一起，一个鲜艳动人，一个冰冷僵硬。

苏全孝面色惨白，笑得僵冷，脖子洞开，皮肉发白，被针线粗暴地扯合，难掩狰狞。他还穿着冬日的铠甲，披着雪地的皮毛，发髻上凌乱碎发，贴在颊边……他们是之间年纪最小的，一开始还奶呼呼的，谁都是他的哥哥，谁都喜欢照顾他。后来他也逐渐长大褪去少年的青涩，幼小纯真在拼杀血汗里消磨，重组成为坚硬的骨骼和强壮的肌肉，他长得比谁都高，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战士，凭自己的力量当上了百夫长，战场之下，他也依旧软乎乎的……肉欲绞缠的夜里，血海烈焰燃烧他们的肉体与灵魂……有时他们太过分了，殷郊就会冲进去把苏全孝带回到营帐里，安抚他入眠……他好像他的弟弟一样，他从未有过的弟弟……他们都知道苏全孝有个貌若天仙的姐姐，现在那张美艳的脸贴着他的，依旧容光焕发，面若桃花……

"你做了什么！！!"殷郊怒吼质问，脖子上合拢的红线似又要撕裂一般狰狞血红，如利齿血口挣扎恨不能张开把她吞咬。

"这可不是我干的，"姐己躲在苏全孝身后露出无辜委屈的表情，楚楚可怜，"是申公豹抢回了你的尸体，说他有办法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他把你的身体拼起来泡到这些古怪的药水里，没想到你还真醒了。我还觉得可惜呢，睡着的你要可爱多了。"姐己在苏全孝身后用她那红润的脸看向殷郊，苏全孝也楞楞地看着他，黑色的瞳眸里映照无物。"但他们都死得太久了，申公豹唤不回他们的魂魄，只能做成这样的行尸走肉，玩偶傀儡，不过也够用了。我们怕你一个人在这里寂寞，特地将你的兄弟们带来陪你，你开心吗，殷郊？哈哈！"姐己哀怜的假相猝然迸裂，暴露本性大笑出声。

"姐己！！！！!"酒池中回荡殷郊的怒吼，在这黑暗里的冰冷静寂之中，再也点不燃什么，只有深深池水荡荡，波光阵阵。"你好恶毒！"殷郊咬牙切齿，嘶声恨恨。

"恶毒？"姐己歪着脑袋，状若不解，充满困惑地反问，"可又不是我杀了他们，我喜欢他们还来不及呢？"她亲昵地挨蹭着苏全孝的脸，抚摸他的乱发，拨弄他的伤口，好似真切怜惜，"我的‘弟弟’，是谁逼死了他？"

"苏姐己，"她若有所思地摸上自己的脖子，又问殷郊，"这具身体的主人，是谁杀了她给我可趁之机？"

"是谁杀了他？"她指着鄂顺脖子上长长的裂口，深不见底；又站到崇应彪面前，抬手描摹他瞎了的黑洞洞的眼睛。"是谁杀了你，又是谁一箭射穿了他的脑袋？"

"他，他倒是还活着，"姐己轻巧一跃，跳到姜文焕的怀里，耳朵贴在胸口倾听他淡淡的心跳声。"他私自打开城门，放了姬发出城，自己也被门口的饕餮踩得支离破碎。申公豹把他缝缝补补，倒也炼出个半死不活的傀儡，和死也没什么分别了。"他斯文的脸被缝线切割，满身疮痕，歪歪扭扭，暗自呼吸着。

"殷郊，"姐己转过身直直地望进他的眼睛，"是谁杀了他们？"

是谁，杀了我们？

五双黑暗的眼眸洞洞相望，话语无声。

殷郊同样睁大了他漆黑的双眼回望，无以作答。

"你们人啊可真奇怪，这美好的身体，得来多么的不易，"姐己在尸身之间穿梭，流连于他们高大强壮，英姿勃发，而今却沦为冰冷的尸体，惋惜叹气，"为什么却不愿意好好地珍惜？"细嫩手掌描摹破碎的伤口——撕裂他们的肌肤，破坏他们的鲜活，只留下死亡腐败的气息。"你的母亲她是那么美丽令我心生向往，我真心实意地邀请她与我同修，她却要杀我。"柔美的身体在池边摆舞，游走在冰冷僵直的尸体之间。"我杀人是为了吃食，而你们人，驾车猎猎，南征北战，所到之处无不是尸山遍野，血流飘橹，又是为了什么？"她粉嫩的面颊与死人的苍白交相辉映，鲜活暖热与死亡的寒冷惺惺相惜，"我不过是一只野生野长的小狐狸，修炼千年只是想要修成人身，过逍遥自在的生活。殷寿给了我我想要的，我就给他他想要的，我才不管他要什么。你们人人自相残杀，不知所谓，却反而要来责怪我滥

杀无辜，用心歹毒？我们有什么分别？"生与死的影子相互萦绕，水乳交融。"我却是妖孽，十恶不赦？多么奇怪，太奇怪了，我从来不明白，想不明白，你们这样花样百出，喊打喊杀，难道就不累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肉身，难得的快乐呢？"袖摆翻飞，裙袂旋旋，越转越快，越转越欢；姐已蛊惑人心的声音在地底荡荡萦回，声声如锁，层层捆缚在殷郊身上，缠缠收紧。汤池熏蒸，沸腾滚烫；香风缕缕，悠悠飘散。头顶飘幔虚影，暗暗惶惶，叠叠缠缠，恍惚缭绕，纠缠相持，交错不明。死尸人舞，晃晃于前，飘忽乱影，交横相错，生死纠葛，纠缠盘旋。波光粼粼之中，眼花缭乱，凌凌错影，殷郊发觉自己什么都看不清，从未看清过；面前如有火影，恍恍惚惚，愈演愈烈，燃尽他满腔的热血，只剩下冰冷的空空的尸首，横置于此。脖颈火烧，皮肉发热，丝线挣扎；他从未如此清醒，也从未如此空虚。

旋舞终曲，姐已腰肢仰折，挥手扬身，三具走尸便直直向前，踏入酒池，僵直向殷郊而去。

"你要做什么！"殷郊怔恍回神，急怒大吼，"停下！狐妖！"

尸偶们却不管不顾，掀动黑色的池水翻出赤色波纹，涟漪翻覆，血意荡漾，一步一步如踏血而来，向他围拢靠近。

"帮你们叙旧啊~"姐已慵懒倚身，笑意盈盈，饶有兴致地看着殷郊被淹没在尸体之中，惶惑清醒，痛苦挣扎。殷郊身上已没有了成汤的血，连肉都冰冷了。白狐不喜欢尸体，它只喜欢新鲜的血肉。可殷郊是这么的有意思，折磨他，多么的有意思。他的痛苦就是她的快乐，品尝起来如饮甘冽，触喉畅快，令她如痴如醉。

"你们不是最好的兄弟吗？"

"你不是因为他们的死愤恨苦痛吗？"

"就让他们来宽慰你吧~"

熟识的面容围绕在殷郊身边，鲜活热烈，厌恨烦躁，纯良羞怯，叫嚷热血，笑怒相争.....曾经他熟悉他们的温度，热烈地相拥着交换汗气和血腥掺杂硝烟，相互熟悉摸索；炽热的太阳在他们头顶燃烧，融流进他们的血液里，让他们浑身滚烫。

而今他们都僵冷死硬，破破烂烂，残缺不全。往日的余温已散去，太阳也熄灭了，一地死烬黑灰飘浮在这血意黑池之上，覆落他们的伤口展露清晰，暴露无疑。鄂顺脖子上裂开的豁口，深可见骨，皮肉翻飞，被丝线拉扯着不肯服帖像绽开丑陋的笑颜。他睁大眼睛紧逼双唇，一言不发。是父亲亲手杀了他，放干了他的血。殷郊曾满心怒意，是他背叛了父亲，他们的主帅，他们的王！现在他分明了了那背后恐惧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崇应彪那张自以为是，令人生厌的蠢脸，看到他殷郊不由自主地感到脖子筋骨斩断的疼痛袭来。他一向是这么讨厌又烦人，自命不凡，又爱找茬，令人不胜其扰。明明是他砍下了他的头，殷郊却不能感到愤恨。

他们都死了。

他们都死了.....

他们都成了同样的尸体寒冰，陌生的冰冷相触，寒凉侵染，可怖狰狞的伤口相互挨蹭，血肉冷硬，像坚硬的骨头撞在一起，他们相互揽抱，肢体纠缠，却都木木楞楞，僵硬空洞。乌发低垂，漫浮水上；衣袂翻飞，尸骨并中。四肢被拉扯，身体被开凿，殷郊正在被撕碎，如五马分尸；腹中如饮寒冰，脖子裂烧火光；他明明已经死了，却痛意犹盛，只能绝望仰头，伸直的脖子上红色缝线绷紧无声，痛苦的嘶声寂寂无形。

姐已得意忘形，在池边笑得花枝乱颤，露珠点点。她抱着姜文焕尚有余温的半死之身，撕咬缝合的伤口血肉，鲜血之息。真是难吃！申公豹的妖术只会让血肉都腐烂，难吃至极！白狐跃身而出，长尾在空中飞舞缭绕，袅袅如烟。

威武大商，壮丽朝歌；巍峨摘星，高耸王座；地底深深，墓穴沉沉；旖旎酒池，死尸遍地；行尸走肉，遍地铺陈；酒池之外，环绕相行，一步一具，如脚踏行。

苏姐已的尸体，苏全孝的尸体.....姜王后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血流汨汨，血液不净，双目圆张。他们都死不瞑目，一一瞪视，这狂妄的妖孽笑意妖娆。殷郊的尸体怒目圆睁，被困在死者之间，双目直直，望眼欲穿，过往的面容与今日之死，层层肢体，尸体围栏；晃晃人影，摇摇骷髅.....他看见他们看似完整的皮囊，早已腐烂；滚烫炙热的血肉剥落，只

剩下冰冷的骨头，捅进他的身体，撕开他，扯出他的五脏六腑，内里搅动；肋骨交错，骨架穿插，森密林落，交错乱杂，细骨错错，叠叠相垒，密密钩织，捆束之网，层层牢笼。白骨丛丛，层罗密布；白骨间间，深深错密；骷髅迷影，洞洞晃晃……殷郊终于看清他从未看清的一切……万千枯骨铺陈旷野，垒作基业；森骨牢笼，是王座之下的基石；祂们见到朝歌的雄丽壮阔，威武庄严，是建立于累累尸骨之上；地下铺就巨大坟场，尸山血海，被血肉喂养。祂们的道路，尸骨铺就；祂们的宫殿，白骨作墙。原来他们枕在尸骸之上，行走在尸山骨林，森罗密网中，迷失方向。祂们以为自己是持刀者，为了朝歌，为了大商，大王，他的父亲作战！祂们也不过是这尸林中的尸骸，这巨大城池的养料。直到祂们死在尸山遍野之间，被吞噬融化成为城池的一部分。

腐尸烂肉，皮囊不复；皮肉剥落，白骨显现。

骨骼坚硬，交错穿插；相互勾连，错落交杂。

白骨森森，交杂编织；白骨累累，堆叠砌筑。

他们用自己的尸体铸造牢笼，垒砌阶梯，垒作高高的祭坛，巍峨耸立的楼台，庞大气魄的宫殿，高高在上的王座，困囿祂们自身的墙。那高高的王座，尸骨铺就；那头上的王冠，头颅作器。王座山堆之上，有谁是持刀者？谁是最后的王？祂们都不过一把尸骨，一具皮囊。他们以为自己当光耀满身，踏入英雄的殿堂。他们却沦落到这里，困在这暗无天日的地底，被淹没在满池的毒药里。血肉被撕扯，尸骨被践踏。痛苦嘶哑与狂放的笑声融融，生与死在此处胶乳分割。酒池里药液晃动，如血水荡漾，池水摇动，浴血红染，赤红水滴沾湿他们干涩的肌肤，染红他们苍白的尸体。祂们满身的荣耀，不过满身的血腥，鲜血流尽汇在这池中，将他淹没在这血池里。浑身染满鲜血是他的罪孽，横遭屠戮之人，他母亲的血，他们所有人的血，他自己的血！

死尸浮于水面，随水荡漾；白骨在水中翻搅，浴血而染。赤血白骨，血流奔涌；猩红斑斑，点点溅落，红莲业火，朵朵于森白之上绽开。

红线织就勒他脖子的网，在颈间紧紧拉扯断裂的头，把他牢牢抓紧，死死捆住，锁在岩石之上，越是挣扎，锁链就锁得越紧。

原来人间早已是炼狱，他不过落在人世里。他踩在脚下的累累尸骨，他的敌人，他的仇人，他的兄弟，他的血亲。他却只看见那尸山之上，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苦苦追寻之人！

父亲！

他从未挣脱的石头！他的牢笼！枷锁！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绕着这石头打转，被拴在方寸间的兽，寸步难行，无处可逃。

他曾以为自己是不同的，但他们有什么不同？

有何不同！

他们都死了！

是谁杀了他们？

是谁杀了他！

是谁放干了他的血，吃光了他的肉！

是谁把他困在王座之下林林密密的白骨笼中？

是谁拴住他的脖子，把他握在股掌之间肆意玩弄？

是谁一阶一阶踩着他们踏上那巍峨高耸的王座？

是谁躲在所有的影子背后，操纵他们的悲欢离合，生死命运？

是谁在黑暗中冷眼旁观，悄悄窥视？

谁是他的仇人！

他要向谁复仇！

重叠人影之间，交错尸骨之外，池水边缘，阶梯帷幔之下，吱呀脚步向下响起。

从高高的摘星阁，从王座走下，大红的王衣，衣襟大敞，衫角摇摆，胸口横亘伤口的痕迹。

带着自在得意的笑容，阴影之中显出他的脸……

殷寿！

殷郊落在血池炼狱里为恶鬼撕扯，脖子上的伤口迸裂狰狞，仿若地狱裂口，喷薄烈火；尸骨摇动，仿佛要为烈火吞噬。

他死了！他已经死了！死也不能挣脱！死也不能放过！

他将从地火之中重燃复生，裹挟烈狱之火，顺延他的血，燃向他的父亲。

他的血，他的仇。

他的源泉，他的终结。

殷寿！

Chapter End Notes

后记：啊，一开始本来只是想开一篇肉的番外，结果越写越多，越写越深，又有太多新东西想要表达，也不能完全塞下。

我在想，殷郊作为王族，虽然本性有纯良的一面，但他的视角依旧局限在他的立场，天然就是偏颇的。他可以看见并且在意的生命其实只在他的阶层之中，他可以在意姬发他们作为他战友同袍，兄弟手足；也在意他的父母亲人，血脉至亲。但他看不见一整个商王朝是建立在奴隶的尸骨之上：战场上拉动投石车的是大量战奴；军队回城时城门口跪地的奴隶双脚束缚；登基大典上殷寿说献祭人牲，祂们虽然震惊却也无人阻止。朝歌城下的尸骨又怎么会仅仅是质子们，伯侯们呢？王朝之下早已是尸山遍野，战场上堆积的累累尸骨一直延续到朝歌的路。所以商是亡于其制度，而非只其主。一整个上层都看不到下层的人命，所以殷郊对于祭天台的惨状可以视若无睹，在父亲滥杀无辜之时还可以自我劝说，直到刀子终于挥到母亲身上他也仍能找补，除非他的父亲亲自承认，否则他就无法背叛。

冀州反叛的惨烈战争之中，战场杀敌的战士们至少还可以用生命换取荣耀，而那背后又有多少平民百姓和奴隶要为之付出代价呢？被奴役的是他们，被作为天谴的惩罚的也是祂们。但只有上层人被看到，被记录，被讲述的生死悲歌。殷郊的爱实际上是非常盲目的，大约也只有他死了，他才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到整个事实的真相，他们或许才有可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看似高贵强大，其实也不过是普通的人而已。他们也可以轻易死去，无法挣扎。而他们信奉地荣耀顷刻之间化为灰飞，丁点儿不存。哪怕殷寿，他以为自己能做最后的赢家，至高无上之人。他也不过行走在尸堆之间，自己的埋骨之地而已。

姐己，姜文焕的辈分都按照自己喜欢的改了，好像祂们一个是妹妹一个是弟弟来着。

写到这里大纲已经等于没有，完全放飞了……

最后又去六刷了电影，哪怕剧情台词已经完全知晓了，可以沉浸在影片里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啊

偷了偷懒，但也写得真的艰难啊。每一次书写都带来成长，这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值得反复咀嚼和享受。

后记：还记得《夜奔》里幼年殷郊做的梦吗？梦终于该醒了。
这大概最温情的一章了，但温情都只属于过去，往后只剩下刀山火海，烈狱血池。
以及写到这里就不得不吐槽一下彪子啊，怪不得殷郊不选你啊，你干嘛非要跟人整个上下高低嘛，他要骑你就让他骑嘛骑累了他不就让你骑了。

说点题外话，看了《火山挚恋》，真的极大地加深了我对这一章里火山意象的理解和把控。大地在燃烧，融化流动在黑夜里，就是黑暗和红色的河流。世界真是博大精深，书写同时也是接收世界的回音，咀嚼消化，吸收营养。在这个过程之中成长，强壮骨骼，强化血肉，就和运动一样，任重而道远啊。

感觉还有点枝枝蔓蔓，毛毛糙糙，但不想再修了。就这样吧。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